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 分析学说的批评

〔法〕C. 克莱芒 P. 布律诺 L. 塞弗 著
金 初 高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C. Clément P. Bruno L. Sée

POUR UNE CRITIQUE MARXISTE
DE LA THEORIE PSYCHANALYTIQU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73

本书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年俄文版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критика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转译

MǎKĒSĪZHŪYÌ DUÌ XĪNLÍFĒNXI
XUÉSĀO DE PÍPÍNG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

〔法〕C.克莱芒 P.布律诺 L.塞弗著

金 初 高 译

责任编辑 徐奕春

商 务 印 书 馆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351

1985年9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89千

印数 9,500 册

印张※

60克纸本 定价：1.50元

译 者 的 话

奥地利神经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学说,包括它的一整套理论和治疗方法,在西方世界传播很广,影响极大。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这套学说在欧美许多国家,大小流派众多,有关著述纷纭,发展声势至今不衰,而且已广泛地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各流派,如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诗歌和表现主义戏剧,都同弗洛伊德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出版的大部分文学艺术作品也都在某种程度上盖有它的印记。

对于这一学说究竟应如何看待?如何评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一学说是否有值得研究和肯定之处?还是笼统地斥之为伪科学和唯心主义,应全盘予以否定?这是世界学术界近七八十年以来激烈争论迄未解决的问题。

七十年代以来,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以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思想》周刊、《新评论》月刊所组织的一些研究小组为中心,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展开了一场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特别重要的成果是反映在最后一刊物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心理分析者之间的一系列争论。这本书就是在这场探讨和争论的基础上,以颇为出色的雄辩风格写成的一份学术总结,有一定的创见和理论水平,被认为是法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一部重要著作。

全书由三篇论著组成。第一篇《弗洛伊德学说的起源和心理分析的发展》,由法国巴黎大学的C.克莱芒执笔,对弗洛伊德思

想的形成过程、心理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心理分析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作了比较生动的评述，同时还评述了心理分析各主要流派（包括荣格、阿德勒、马尔库塞、赖希、费林茨、克莱茵、拉康）在近几十年中错综复杂的发展演变情况。第二篇《心理分析和人类学。个性理论问题》，由巴黎大学的 P. 布律诺执笔，就心理分析和人类学中的若干专门问题作了论述。第三篇《心理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由 L. 塞弗执笔，就心理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对心理分析应如何评价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心理分析是有某种科学价值的，可用以加深对人的精神活动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塞弗是法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许多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他在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如何看待心理分析问题的一些研究者中间占有特殊的地位。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各国心理学界的注意。现已有英、俄文译本。俄译本由苏联两位知名的心理学家（Ф.В. 巴辛教授和 B.E. 巴热诺夫教授）校订并写了长篇序言。现将该序言一并译出附后，以供了解当代苏联学术界对心理分析问题的看法。

全书译文曾由赵璧如同志审读并校订了书内涉及的一些专用名词和术语，在这里敬致深切谢意。

由于找不到原文版本和英文译本，现在这个译本是根据俄译本转译的。由于原著某些章节内容较艰深，加之又系转译，颇感棘手，译者虽作了努力，但限于水平，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弗洛伊德学说的起源和心理分析的发展	C.克莱芒 (1)
引言	(1)
一、弗洛伊德学说的起源	(5)
弗洛伊德学说的产生和形成	(6)
“心理分析革命”	(9)
歇斯底里和梦	(10)
心理分析疗法	(31)
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和神话	(42)
心理分析的应用: “越走越宽的道路”	(55)
弗洛伊德和他对美学的态度	(57)
弗洛伊德, 文化, 语言	(63)
二、心理分析的发展和演变	(68)
心理分析的分裂、分歧和变异	(70)
“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抑压或置换	(75)
心理分析和适应	(81)
拉康对心理分析的改造: 语言和结构	(87)
无意识的东西是像语言那样构成的	(91)
主体的无意识的东西就是“另一个人”的言语	(95)
心理分析的目标: 治疗和科学	(104)
心理分析和人类学。个性理论问题	P.布律诺 (108)
一、外现人类学	(109)
二、从“文化的”到“结构的”	(115)
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心理分析	(128)

心理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	L.塞弗 (151)
应予重新考虑的问题	(154)
心理分析、个人和历史	(162)
“人的本质”：一个错觉的存在	(171)
弗洛伊德的局限性	(181)
人类的心理和社会化	(186)
关于基础的科学，科学的基础	(194)
个人历史的双重特点	(200)
愿望和基础结构	(206)
附录 俄译本序言	[苏] Ф.В.巴辛、B.E.罗热诺夫 (215)

弗洛伊德学说的起源和 心理分析的发展

C.克莱芒

引 言

关于个体，除视之为了解群体的出发点外，还可以怎么说呢？
若我们从群体出发，一旦充分了解了个体，我们就能把个体再造出来。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心理分析既在理论领域也在治疗实践领域广为传播，这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实践领域，心理分析越来越受欢迎，弗洛伊德创制的治疗方法现已演变为多种多样的形式和作法。在理论领域，弗洛伊德的著作越来越受重视，同时出现大量研究弗洛伊德这个人 and 心理分析这种学说的书刊。心理分析的这种广泛的传播，使我们深感必须注意心理分析渗入我们文化领域的情况，并重新认识它的历史的意义——它的历史已有七十多年，而且有很多在思想方面颇有教益的事件。我们将对这一历史作出叙述。我们的叙述可能不够全面，不无某些专断之处，然而，它对我们所想了解的心理分析的演变经过总算提供了一定的概念。摆在这一理论叙述（如果这一说法适合这种情况的话）之中心的，是我们现在都已知道的弗洛伊德这个人，以

及他的内心矛盾、前后不一贯的思想和摇摆。我们试图尽可能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观点和那些同这些思想观点并无直接联系的种种推论区别开来。其后，我们要选定进一步分析的方面，我们决定探究一下弗洛伊德疗法在美国所经历的道路。在美国，它所演变出的一些形式受到了许多人不仅从正统心理分析的观点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作的批判。正是在那里，批判性的分析成为十分需要而又极易实行的事情。而从那些方面出发，我们还探讨了心理分析运动内部分歧的所由产生和弗洛伊德对背离其理论的任何异端所作的谴责。心理分析的历史上所发生的分裂，既以其连续不断，又以其逻辑上的不可避免性，而使人深感惊讶。最后，我们对拉康在法国心理分析运动中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地位，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在许多研究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为他在建立自己的学派后使心理分析有了新的方针，还因为他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看法引起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兴趣。正是拉康成功地指出了神话学在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地位，并阐明了弗洛伊德发现的实质——语言在文化中的功用。

无可争辩，这最后一点也就是心理分析的基本功绩之所在。弗洛伊德在对歇斯底里进行治疗时，发现了语言的特殊功效和它对躯体的多种多样的影响，于是就开始研究心理分析疗法。这种疗法主要是在语言范围内进行的，仅以语言的作用为限，并诉诸病人的语言。心理分析疗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个体疗法：在做心理分析时，病人在治疗室的四壁所限制的空间里，躺在睡椅上，向着心理分析者面对面地进行诉述，而心理分析者则集中注意力听着他的话。然而，语言如脱离社会的和文化的功能（语言是通过这些功能而表现出来的），就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所进行的治疗是以歪曲了的形式反映着社会和个体——那个在医师的治疗室里断断续续地诉述着某些事情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中所占

的地位的。要以语言问题、语言的作用和功效的特性为依据，这里就产生一个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困难问题。这个问题在心理分析理论中是用错误的类比法加以解决的。类比法要求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互相置换，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过，心理分析理论中也包含有一些了解主观的东西及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们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无知”^①，另一是过去的东西在现时历史中的位置。

我们把“无知”了解为人的那些同他的思想联系着的和在对待经济现实、生产关系、物质决定因素方面时刻变化着的体验。心理分析很少去注意，更准确地说，完全不去注意社会关系，它不了解这些关系如何决定着主观经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及后起的拉康制定了所谓“想像性的东西”的理论，论证了错觉的真实状态：起初是歇斯底里，未被意识的谎言，而后则是无意识的产物——失言、梦、日常的错误行动。这是弗洛伊德在解剖隐藏在被他称为置换的种种变形和歪曲的层次之下的个性结构时所依据的特征。“无知”往往是通过被分析的病人的言语而显露出来的。同这种“无知”相对照的现实——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情势，在心理分析中却并不存在。然而，它在语言中是会有表现的，当然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思想概念中所说的要“受拘束”得多了。把过去的东西加到个体的现时历史中来，这会引起弗洛伊德称之为征状的易位：这是一些有意义的偶然现象，它们证实了被掩盖着的真象。可见，同时并存着的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反映在有意识地经历过的生平事实中的历史，这是一种想象得出的、有着浪漫色彩的历史；另一种是被置换了的东西的历史，它侵入现时生活舞台，就像过去过的历史事件的回声仍响在现代史舞台上一样。这是马克思

① 心理分析理论的一个术语，认为在主体和现实之间，由于象征和想象等东西作用的结果，存在着一个屏幕，这就是无知，也可称为幻象。——译者

和恩格斯著作中经常发挥的一个思想。如果就具体的主体来说，那末，“无知”就是由于这两种历史竞争的结果而产生的置换。

做心理分析时同病人谈话的方法和作为心理分析之基础的语言的规律，其源盖出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而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和唯能论思想则使他能在这—思想体系范围内建立某些关于个体和集体心理学的观念。把思想的东西和理论的东西混为一谈，这在弗洛伊德那里，不管是不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都最清楚地表现于他对道德问题的态度方面。弗洛伊德常常把幸福视为“史前愿望的延期实现”，而且他在一生过程中都企图躲开关于心理分析的目的的问题，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碰到了种种困难。

要用心理分析去改变什么？什么是心理分析应用的范围？如何理解治愈神经官能疾病？幸福同愿望和同愿望实现的条件的关系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答案，尽管所有的心理分析者都曾这样或那样地涉及这些问题。在所谓“美国式”的心理分析中，对这些问题得出了一些纯实用主义的答案：幸福就是适应现存社会之类。而在法国则出现一些例如使心理分析政治化的企图：在“超级左派”里，这表现于力求以荒谬的形式把心理分析应用于“社会愿望”；而在右派里，则表现于在政治方面、在反动的类型学中利用心理分析概念，例如他们把哥特人确定为停滞在肛门发展阶段的人。

不过，大多数心理分析者倒是断然地、毫无困难地或不无困难地同政客划清了界限的。其原因在于，心理分析者的职业不让他回答病人的任何问题，特别是社会问题。心理分析者的信念应当改变了，而这个过程也已经开始。批判性地评价他们所制定的理论并把理论同思想体系联系起来，这项工作应当进行到底。这是他们当前正在经历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整个进程、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种种后果所决定的工作。不过，这是他们的工作。至于对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应当试图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发现在语言、文化、治疗方面是需要的。我们用不着去搞无效的争辩，而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这个新的领域——主观的东西的领域^①。

一、弗洛伊德学说的起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心理分析者圈子里，人们活跃地谈论着他一生中种种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他做过的梦、他的书信、他遗忘了的往事、他的失误和挫折。在这个圈子之外，对弗洛伊德则开始形成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即认为他是怀疑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的生活方式无疑是禁欲主义的，而他在家庭里也是矛盾的调和者。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刚毅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他的上颌骨长癌，他在十六年中顽强地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剧痛。大家也知道，他在获得名望能享受劳动果实的垂老之年遭到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伦敦死于流亡之中。他的生平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令人尊敬而又眼界狭隘的人物的典型。

弗洛伊德的政治眼界是狭隘的，不过，这对那个时代的维也纳知识分子来说并不奇怪。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弗洛伊德学说产生的原因，但这决不是说不必对它进行理论分

^① 克莱芒在谈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这个新的领域”——主观的东西的领域时，所指的大概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言语的无意识潜在语——这是拉康及其他心理分析代表人物所提出的问题。它不是普通哲学含义上的“主观世界”问题，而这个问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有中心地位之一的一个问题。——原编者

析。恰恰相反，彻底研究弗洛伊德一生的各个阶段和这个新学派形成的过程，了解清楚曾在他走过的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障碍——这也就能够了解弗洛伊德政治上不够成熟的原因了。现在我们就来试图解决这个任务，先分析弗洛伊德学说的产生和形成，再看看这一被马尔达·罗伯尔及其他人称之为“心理分析革命”的现象的理论和实践，最后我们想着重谈谈应用心理分析。这样，就能完整地说明弗洛伊德理论所产生的各种结果了。在这一章里，将对它们作出描述，将从理论的和历史的较广泛的角度给以评价，并确定心理分析在人类知识和人类关系的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弗洛伊德学说的产生和形成

当1925年弗洛伊德着手写自传时，他是用这样几句话开头的：

“我于1856年5月6日出生在摩拉维亚的弗赖贝格，一个现今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小镇。我的父母是犹太人，因此我也是犹太人。”^①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他的犹太人出身：他在整个一生中曾不断地申述自己对古犹太教体系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亲近感；但同时又强调和肯定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弗洛伊德的这种两重性是奥匈帝国犹太小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客观矛盾的反映，它置弗洛伊德于困难境地，迫使他得克服许多障碍和阻力。心理分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心理分析在观念形态和文化范围内的出现，是同一切宗教性表现的总和分不开的；这不是说心理分析是宗教的一种新形式或是从宗教派生的某种东西，而是

^① 弗洛伊德：《我的生平与心理分析》，第13页。（Freud S. *Ma vie et la psychanalyse*, Gallimard, 1949, p.13.）

说它同神秘的定律和魔幻的强制手段(包括其一切形式)之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这种联系是否应从批判角度进行考察,这要看具体情况下的历史条件,而不是看心理分析所确定的方向本身。然而,弗洛伊德的许多观念的宗教起源却又决定了他以批判态度对待人同神秘的东西的关系,而这种批判态度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疑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对宗教观念形态的两重态度既给予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探索,也给予心理分析运动的演化以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上处于受压地位的环境也影响到弗洛伊德所受的教育。他在自传中谈到,正是环境决定了他的职业:他当了医生,因为他不走运。在弗洛伊德对待他的职业和他所服务的机关的总的态度中,不难觉察出那种具有他的家境特征的两重性和含糊不定、模棱两可的表现。弗洛伊德不愿局限于任何固定的职业,用他的话来说,他迷醉于“对那些与其说是有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不如说是有关人类相互关系这个范围的知识的渴望”。如果要给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志趣定个名称的话,那末,首先应指出的自然是哲学,但他令人惊异地始终予以拒绝的却正是哲学,他还警告不要把心理分析和哲学混为一谈。不过,后来他在所著《对心理分析的抵抗》中说,心理分析是介乎哲学和医学之间的一种东西。

“从哲学和医学之间的一种中间的东西这一观点出发,对心理分析来说,可能产生的只是一些不甚方便之处罢了。医生把心理分析看作是一种思辨体系,他就不会把心理分析像任何其它自然科学那样置于对我们所感知的事实进行耐心的和细心的研究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而哲学家拿心理分析同自己那种精巧地构成的体系相比较,他则会发现心理分析的出发点是一些不能同意的假设,它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是不够明确和准确的。”

总之,弗洛伊德不得不当医生。开始时,他同考夫卡一样,除

攻读医学课程外，并选修了弗朗茨·布伦泰诺教授的以观念、行为和道德判断为基础的心理体系课程。这种心理学是同费希纳（1801—1887，德国科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译者）的心理生理理论相对立的，并已包含处于萌芽状态的关于心理的科学的思想。弗洛伊德将其初期的分析研究贡献给了这一思想的制订工作。

弗洛伊德于1876年进入生理学院受医学教育，他在那里听了六年厄恩斯特·布鲁克教授的课。弗洛伊德当时从事研究神经细胞，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预见到将会发现神经原。同时，他通过了大学全部课程的考试（除法医学外）。1882年，发生一种他称之为“急剧转变”的情况，布鲁克帮助他冷静地考虑了他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的前景：他想进生理学院工作的道路已被堵塞，因为他所指望的唯一讲席已另有招聘对象了。

而在这时之前，弗洛伊德又认识了日后成为他的妻子的玛尔达·贝奈丝。这一相遇似乎成为一种以后经常使弗洛伊德一生受累的物质问题的接触剂。对这类问题的作用不能估计不足，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由他本人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所组成的许多困难的一部分。于是，弗洛伊德决定，他应该阻断通向科学研究的道路：他进维也纳民众医院开始当医生了。

这时，他开始研究可卡因的作用。他性急地、坚持不懈地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和某些患病的近亲身上进行实验。事情被宣扬了出去，于是，在心理分析学说尚未形成以前，弗洛伊德在上世纪末维也纳科学界人士中间却招来了招摇撞骗者的坏名声。

不过，到1885年，他得到了六百弗罗伦的奖学金，他用这笔钱赴巴黎，进巴黎妇女救济院去听当时很有名望的夏尔科讲授的课程。在这里，发生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他对歇斯底里产生了兴

趣。于是，弗洛伊德在医学机关受教育到此结束，心理分析的发现开始了。

“心理分析革命”

弗洛伊德在其所著《心理分析一难题》中说，有三次革命给予人类对其自身所具有的那喀索斯主义^①观念以沉重的打击。第一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他证明地球比太阳小并围绕太阳转动；第二次革命是由达尔文完成的，他证明人类起源于动物；弗洛伊德本人，作为关于无意识的科学的创始人，自认为是第三次革命的负责者。宇宙学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这三次革命，不难发现，其中每次革命都使人的形象受到损害，这个形象是越来越带有相对性和越来越失去其自主性了。弗洛伊德没有提到马克思，他对马克思的著述是不了解的。而且，弗洛伊德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决定论的本质。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他在对宗教的态度上所表现的那种同样的不彻底性：在哲学上敷衍其事，要想摆脱某种偶像崇拜，而又局限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框框，不能提高到真正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去。这类所谓理论革命是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相混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基础是对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所作的社会学研究。因此，所谓“心理分析革命”这种说法是不足信的；把它说得这么大，那它就既应包括局部的革命（心理结构），又应包括共同的革命（心理结构是由现实的物质的变革所决定的）了。因此，要合理地分析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给理论和实践带来的变化，这就要抛弃所谓弗洛伊德革命的神

① 那喀索斯主义：那喀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河神凯菲斯之子。据神话传说，他容貌极美，与自己映在溪水中的影子相恋爱，并因而憔悴致死，变成水仙花。弗洛伊德的所谓那喀索斯主义，即指顾影自怜、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自恋、影恋之意。——译者

话。革命是应该全面而彻底地改变世界理论图景的。

歇斯底里和梦

在夏尔科认真从事研究那种以歇斯底里为人所知的神经疾病以前，这种病曾被看作主要是妇女才会有的一种诈病，它的名称也是由此产生的（“歇斯底里”一词源出于表示子宫的希腊文）。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非重演自希波克拉底^①时代以来的医学史，歇斯底里被一直同魔法不可分离地搞在一起。十七世纪，在政权和医学发展的压力下，禁止巫婆行医，“歇斯底里”这个概念才开始用来诊断和表示那样一些现象的综合症，弗洛伊德后来把这些现象称为心理性躯体疾病。在这方面，歇斯底里的症状有些像在中世纪被解释为中魔的那种状态。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在他写出《梦的解释》以前的整个时期内表现了极浓厚的兴趣，他全神贯注地研究《奇迹中的奇迹》（拉丁文 *Malleus Maleficorum*）一篇关于灵学的专论。情绪震动（其表现有时竟如此强烈，不禁使人想起癫痫发作）、瘫痪（不伴随任何机体失调）、部分丧失感觉和丧失鼻嗅觉、毫无根据的恐怖——所有这些使歇斯底里成为一种“戏剧化”的病，使它同伪装相近，因而有些人就嘲笑地不再理睬它，同时另有一些人，如夏尔科，则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弗洛伊德对夏尔科的艺术钦佩得五体投地：这个人借助于催眠和暗示，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使歇斯底里症状消失了。而且，他还能够随意地把他们叫出来，以说明这些症状是如何消失的。

这就是弗洛伊德当时进行工作的基础。就像在使用可卡因和麻醉剂时的情况一样，基础是摇晃的和危险的：这里需要深入当时还刚刚建立的人体学，这里思想和科学、魔法和医学极离奇地纠结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377，希腊杰出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古代医学奠基人之一。——译者

在一起。弗洛伊德开始自己的电疗法探索，之后在 1889 年赴南锡同贝恩海姆一起继续进行催眠实验，最后又遇到布鲁尔博士，并同他一起制定了严整的歇斯底里理论。布鲁尔用催眠法治疗歇斯底里，他强使病人诉述过去那些曾使他们受到伤害的事情。

成为一种奇闻而流传的安娜·奥病例是分析疗法的原型之一。然而，实际上，治好安娜·奥的病，与其说归功于心理分析法，不如说使人更多地想起巫医的治病。安娜·奥曾患神经性咳嗽、麻痹、失语症。布鲁尔借助于催眠法，引起病人诉述使她伤心的种种牵涉到她同父亲的关系和父亲的去世的事情。在进行这种诉述时，患病的症状消失了。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称这种现象为疏导（扫清，松快）；这个术语首先是由神秘主义刊物提出来的，这就再次证实了我们提出的假设，即心理分析的产生在某些地方使我们想起宗教的产生：科学原理在这里和旧的残余夹杂在一起，这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的科学探索。安娜·奥本人比喻地称这种治疗为“打烟筒”（chimney sweeping），或简单地称之为“言语疗法”（talking cure）。

然而，布鲁尔的尝试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更正确地说，是病人把他推进了死胡同。正当布鲁尔认为她已经恢复健康并向她宣布结束治疗的时候，安娜·奥又犯病了，这次她表现出了明显的假妊娠症状。毫无疑问，新的治疗原则是必须到病人对布鲁尔的态度中去寻找了。布鲁尔退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而弗洛伊德则开始考虑他后来称之为移情（transfert）的这种情况：在医生和病人之间逐步形成一些特殊的关系。这些关系是进行治疗的基础，但为了使这些关系正确地发展和结束，医生或心理分析者在同病人的日常交往中一定要保持必需的自制力：这就产生了分析的“中性”说。

在这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基本要素都摆在我们面前了：一